

金瓶梅

傳外

下



金瓶梅

傳外

(下)

张凤洪 原著
韩进廉 评点
徐文山 绘图

[晋]新登字 2 号

责任编辑：席香妮
张 晴

金 瓶 梅 外 传

张凤洪 原著
韩进廉 评点
徐文山 绘图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解放路 46 号楼
首都发行所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4 字数：500千字
1992年 5 月第 2 版 1992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1—50,000册

ISBN 7—5378—0876—7

I·854 定价：11.50元

上 下

第十八回

玉莲告密夜敲月下门 武松报仇血溅狮子楼

吴玉莲(梅)终于露面,特来向潘金莲指破迷津。潘金莲痛不欲生,但为报仇泄恨,手持剪刀等待着“冤家”的到来。正在此刻,武松遇赦返回清河县,在张大户的挑动下,夜闯县衙,血溅狮子楼。急促、沉重的旋律,造成了悲壮激越的气氛。

吴玉莲的露面,前文已有暗示,所谓“隔年下种,先时伏着”。吴玉莲露面后,讲出了自己与金莲分手后的遭遇,完成了自己的“传记”。同时,向潘金莲说明西门庆的为人,使潘金莲从迷梦中猛醒,并为武松血溅鸳鸯楼作了铺垫。吴玉莲的露面,带出几个人物的性格特征,反映出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。这正是古人所谓“一石数鸟”之法。小说叙述和描写的这一传统的经济笔法,永远值得借鉴。

第十八回

进来的人关好门后，叫了一声“金莲妹”便泪流满面，把潘金莲抱住了。

“玉莲姐，你没有死？”潘金莲问。

“没有……不，也可以说死了……走，上楼去，让我慢慢告诉你……”

两个人相互搀扶着走上楼去。潘金莲见她浑身脂粉气，便问道：“你这一向在哪里？”

“唉！”吴玉莲重重叹了口气，“一言难尽……那天，我从张大户家逃出来，走到城外，天就黑了。我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走着，突然，身后窜来两个男人。他们恶恨恨地说：‘哼，跑？老爷会这么便宜了你？’我知道是张大户派来的人。与其让他们抓住，不如死了干净。附近就是御河，我向御河跑去。可是，他们揪住我的头发，就把我打倒在地了。我在昏迷中，听到一个人说：‘咱俩也尝尝她的滋味吧……’于是，两个牲畜就……唉，金莲妹，我好后悔啊！当初，我就失身于张大户那老贼了，现在又……等人静更深，他们就把我拖进城里，卖给了妓馆。我一狠心，就在那儿呆下去了……金莲妹，你说我还有什么法子啊！”〔随遇而安，得过且过，这便是玉莲的处世哲学。〕

金莲听了，痛哭流涕。一边痛骂张大户，一边不断地埋怨吴玉莲，当初不该背着她去干那些傻事。可是吴玉莲的感情仿佛麻木了，她却安慰潘金莲说：

“别哭了，都是过去的事啦……”

“那么，大宝哥串街走巷的吆喝，〔大宝卖瓠汤的吆喝声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暗线。〕难道你就没听见吗？”

“听见了……”吴玉莲这时才眼圈一红，“不过，没脸见

他。让他全当我死了吧！”

“你、你好狠的心啊！”

“心不狠，又怎么办呢！”

潘金莲沉默不语。她觉得心里分外压抑，胸口堵得满满的，喘不过气来。住了一会，她才问道：

“玉莲姐，你怎么突然找我来了……”

“妹妹，姐姐已是沦落之人，但不愿意你再受人欺骗……”

〔因姐妹情谊特来警告，令人信服。〕

“谁欺骗我了？”

“西门庆！”〔晴天霹雳，当头棒喝。〕

“他？不会，姐姐，不会！”

“唉！身受其害还全然不知，与我有何不同呢？”

“姐姐，你不要瞎说。我不准你中伤我钟爱的人！”

吴玉莲把脸一绷，骂道：“住嘴！听我对你说！”〔非如此严厉不能使金莲惊醒。〕

潘金莲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听着吴玉莲讲了下面一段故事……

“我被卖在怡春堂妓馆，就在北瓦子附近一条深巷里。门口贴着一幅对联：春思思花切切朝香暮郁，情倦倦意绵绵梦缠魂牵；横批是：花明柳暗。原来，这是一家下等妓馆，生意萧条，自从我进去了以后，买卖突然兴隆了。因为我大约很有几分姿色。在那里头，我的名字叫‘红牡丹’。（与前文呼应。）一时间，狎客纷沓而至，指名要‘红牡丹’接待。这一年多，我接待了多少男人哪！哪里象那幅对联说的情意缠绵，纯粹是同猪狗一样。可是，有一天，我却接待了一个人儿，长得象模象样，

第十八回

也知人痛痒……”

“谁？”潘金莲警惕地问。

“他就是西门庆。”

“啊！”潘金莲叫了一声，骂道，“冤家！”

“他对我百般温存，常上我这儿来。后来，他干脆就把我包下了。前几天，我记得是八月十六日，他又来了……”

“坏蛋！他说八月十六日与伙计们在一起吃酒！”

“他问我：‘宝贝心肝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，怎么遁入娼门的？’我说，‘既入娼门，何辱祖姓？’我执意不肯告诉他真实姓名和身世。他好象很理解地说：‘真可惜，你长得这样美。你大约是我见过的第二个美人了……’我因为卖身为娼，早已失去了嫉妒心，便没有留意他所说的第一个美人是谁。及至到昨天晚上，我才明白了一切。

“昨天晚上，他笑嘻嘻地来了。我象往常一样地接待了他。上床的时候，我给解去幪头，（幪，音 fu；幪头，古代男子戴的一种头巾。）猛然发现他头上别着一根新簪子。我顺手拔下来，就凑到烛光下观看。一看，不觉大吃一惊，那上面写着‘潘六儿’的名字……”

潘金莲的脸刷白了，心突突地跳。

“我说：‘这是哪儿来的？’他说：‘就是那第一美人送给我的……’我立即愤怨地问道：‘你和她……’他嬉皮笑脸地说：‘不是一回两回了！’我一下子晕了过去。他抱住我，好半天才把我唤醒，问道：‘怎么，你认识她？’我摇了摇头。我心里十分痛苦，想不到我们姐妹俩都落到了他的手中。‘那么，你是吃醋了？’他说。我点了点头。他哈哈大笑了。笑得很开心，很得

意。我说：‘你打算把她怎么办？’他说：‘用一顶小轿抬回家去，当第五个小老婆呗！’（与潘金莲“明媒正娶”的美梦相去何等遥远！）‘她愿意吗？’‘嘻嘻，她还蒙在鼓里，要当正室未人呢！多可笑，她既不是出身名门，没有地位，又不是一个雏儿，怎么能当我的正妻呢！’你不知道，有点地位的人，娶正妻讲的是门当户对，娶妾则重其姿色。我说：‘你也太狠心了。倘若她知道了你的底，执意不从呢？’他说：‘那也没什么，我也玩得差不多了。再说，她不给我为妾，也没有别的出路啊！她的名声也臭了。’‘难道，你对她就没有一点情意，与嫖娼一样吗？’他说：‘不，不一样。她对我情意绵绵，我也舍不得她。可是，我也没办法啊！’停了一会，他突然说：‘宝贝，你也听我一句劝，上我家去吧。你当五房，让她当六房。有了你们两个，我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……’他不止一次要把赎出去，我哪里能答应他呢？他曾经告诉我，他的正妻叫吴月娘，是吴千户的女儿，虽有身份，但不善风月。二房叫李娇儿，也是一个娼妓，人有些憨。三房叫孟月楼，是他朋友之妻，夺过来的，脾性儿好，就是脸上有几个浅麻子。四房叫孙雪娥，原是结发妻陈氏陪床的，人很粗俗，只配在厨房管事。”（将西门庆家室的真情实况与其对潘金莲的许诺对看，活画出一个骗子的嘴脸。）

“啊！他这不是一妻三妾了啊！可他却对我说，只有陈氏，但已经死了……”

“你相信他的鬼话哩！”吴玉莲说，“不仅如此，西门庆的人品也极坏。他上交黄门太师，中结巡抚御史，下联帮闲泼皮。包揽说事，举放私债。专一嫖风戏月，调占良人之妇。真是无恶不做。妹妹，你不知他的底细，（西门庆如此为人，深锁庭院、陷

第十八回

人情网的潘金莲岂能知晓。)怎么就委身于他呢?”

潘金莲惨叫一声，早已晕过去了。吴玉莲专程来告诉这些事，不由得她不信。西门庆她心中的形象立即坍塌了。当吴玉莲讲到西门庆残酷地坏弄她的感情，肆意欺骗她的时候，真如五雷轰顶，使她肝胆俱焚。她恨西门庆，过去爱得多深，现在恨得多深!

吴玉莲见潘金莲晕了过去，忙伸出一只手，使劲压着潘金莲的人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金莲才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缓上一口气来。她呆愣愣地瞪着双眼，茫然地望着吴玉莲。

“你是谁?”

“我是玉莲。”

“你是人是鬼。”

“虽是人却是鬼。”

“我莫不是做了一场噩梦?”

“不，不是。”

“西门庆就象你说得那么坏?”

“我吴玉莲凭什么对你说假话?”

“哇——”的一声，潘金莲拖着长声哭叫起来。如果说，刚才潘金莲把吴玉莲告诉她的一切当成一场噩梦，吓个半死；现在则痛定思痛，分外悲切。

“玉莲姐，我可怎么过呢!”

怎么过?吴玉莲也不知道。她叹了一口气，想了一想，安慰地说：“妹妹，事已如此，也是无法挽回了。哭也没有用。依我看，请个媒婆来，好歹找一个好人家，管他是贫是贱，只要人好就行了。(如此低微的条件却是永远不能成为现实的梦想。)妹妹，

我回去以后，给你留心这件事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再嫁人！”潘金莲突然叫道。

吴玉莲也不再和她说什么，抱着她，让她哭了个够。五更天气，突然传来敲门声。潘金莲立即收住哭泣，眼睛里闪射着仇恨的光芒，样子也十分可怕，说道：

“他来了！”

如果真的是西门庆来了，潘金莲非要咬他几口才解恨。但吴玉莲却说：“不是。是我的轿子来接我了。”昨天晚上，吴玉莲就是轿子送来的，她吩咐轿夫五更天来接她。

“啊，你要走？”

吴玉莲点了点头。

“姐姐，你不能走，留下给我作伴儿罢。我怕，我怕……”

吴玉莲说：“妹妹，我是好不容易告了假来的，哪能不回去呢？你不要着急，好好保重，我会时常来看你的。”

潘金莲料想留她不住，便说：“你要常来啊——”

吴玉莲走了。潘金莲孤独地坐在屋里。

“我还活着干什么！”

她找出西门庆送给她的首饰脂粉和衣服，把它们砸的砸、扔的扔、剪的剪，然后找出一条带子把它拴在窗上。（无路可走，唯独自杀。）

啊，那扇窗户还为西门庆开着。寒风从窗隙里吹进来，凉嗖嗖的，如同无数把刀子。她下意识地向着紫石街上望了望，街上已经出现了懵懵懂懂的人影。潘金莲忽地把带子解下来，叫道：

“我不死！我叫他死！我不能便宜了他！”（为报仇泄恨要活

第十八回

下去。)

于是，她从床头上抓起一把剪刀，把它揣在怀里，怔怔地立在窗前，望着紫石街上过往的行人。一天两天过去了，三天五天过去了，潘金莲象一尊塑像凝立着，透过支起来的窗户望着来来往往的人们。

可是，几天过去了，西门庆没有来。当然，潘金莲不会想到，西门庆又看上了一个叫李瓶儿的美人儿，这美人家产万贯，人也长得端庄秀丽，别有一番韵味。西门庆被她迷得神魂颠倒，哪里还会想起潘金莲来。但是，潘金莲并不灰心，不管等到何时，她会一直等下去的。

“你总有一天会来的！畜生！”她不停地骂道。

然而，终于被她等到了。院里传来笃笃敲门声。潘金莲怀着复仇的烈焰，举着锋利的剪刀，冲下楼去……

公元一一一九年，徽宗皇帝将“重和”改元为“宣和”。去年他刚把“政和”改为“重和”。此时，因“花石纲”之役，（花石纲，指运输花石的组织。宋徽宗为在东京修筑万岁山，征发人工无数，大兴土木，并向南方搜刮奇花异石，百姓深受其害。）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，国内矛盾一触即发。宋徽宗为了缓和矛盾，趁改元之际，大赦天下。然而这道赦令却迟迟到秋天才发下来，于是反把一些好汉赦放出来了，其中就有当年的打虎英雄武松。

武松被关在沧州古牢，承蒙柴进的关照，倒也不曾吃多少苦头。被赦罪之后，又叫柴进邀到庄上，住了一些时日。因牵挂着哥哥嫂嫂，执意要回清河县去。柴进料知留他不住，便送给他一匹快马和路上的盘缠，在村边依依而别了。

武松骑上快马，顺着那条千年古道，一直向南，飞奔而去。不几日，便到了清河县城北的黄金庄，又看到了那棵粗大的古槐。当日，哥哥嫂嫂就是在这儿送他上路。那难忘的情景宛若就在眼前。他仿佛听到了哥哥的叮咛，看到了嫂嫂带着血痂的手把包袱送过来。想起嫂嫂为他击鼓喊冤又殷殷送别的恩情，武松心头不由得一热。

“哥哥，嫂嫂，我回来了！当日的恩，到了报答的时候了！”

武松甚至想到，这次回来，索性就跟哥哥学做小买卖，再也不去惹是生非，再不去伺候那些官老爷了，做一个本本分分的百姓，守着哥嫂过一辈子。让他们过得富足，又不受人的欺负。为了不致于再引起流言蜚语，玷污嫂嫂的清名，他决意讨上一房媳妇，赁上一间房子，与哥哥分开居住，一来避嫌，二来互相照应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武松只有这两个亲人了。柴进送给他的盘缠，他一路上节省着，估计回去娶上媳妇，赁间房子，还是够用的。（武松的为人、禀性由此可见。他恪守传统伦理道德，憎恶贪官污吏、泼皮无赖。他与他们的搏斗中败下阵来，回心转意，但愿做一个本分的百姓。）

武松最后瞧了一眼那棵古槐，狠狠地抽了坐骑一鞭子，快马脚底生风，沿着御河，飞奔向前，只有一顿饭的工夫，就来到县城的北门了。

“啊，到家了。”武松感叹地说。

他跳下马，拉着缰绳，正要进北门，突然，发现一个人拦住他的去路。

“来者莫不是武都头吗？”

武松一怔，停下了脚步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第十八回

“怎么不认识我啦？”

武松这才细细地打量他。只见他高大魁伟，皮色黧黑。脸上一绺一绺的皱纹耷拉着。颧骨突出，眼睛深陷。手里拄着一根拐杖。武松摇了摇头，说：

“不认识……”

“我是臭水街上的张开源哪！”

“啊？”武松惊叫一声，说，“张老爷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我记得你胖胖的，如今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。而且，人也显得格外苍老。你要是不说，我还真不敢认你呢！老爷，你闹病了吗？”

张大户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哪里是闹病？是遭了场横祸！”

“遇上土匪了？”武松对张大户的事毕竟是不太关心的。他牵着马又向前走了几步。

张大户说：“不是土匪，而是豺狼。”

武松心里想，管他土匪还是豺狼，反正都是一样，便没有停步，径直向前走去，边走边说：“不幸，不幸啊……”以便搪塞过去，早些回到家中。

“等等，武都头，”张大户叫道：“你可知你哥哥武大郎被人害死了？”

不啻是一声惊雷，在武松头上炸响。他蓦地回转身，跨前一步，伸出一只铁钩似的手，抓住张大户的衣领。

“你他妈的浑说什么！”

张大户差不多被勒得喘不过气儿来，但他迎着武松喷火似的眼睛，仍然镇静地说道：“武都头，你哥哥武大郎死了，我

是向你报信的!”

“胡说!好好的,人就死了?”武松仍暴跳如雷。

“武都头不信,跟我一看便知!”

武松把手一松,叫道:“你要是敢蒙骗我,我是不会轻饶你的!”

张大户被摔了个趔趄,好容易站稳了。他也不再言语,一瘸一拐地在前面引路,到了一条小道上。越往前走越觉荒凉。一会儿,在他们前面飞起一群乌鸦,“呱呱”叫着在半空中盘旋。几只野狗,眼睛红红的,伸着舌头,从他们身边一窜而过。武松定睛一看,原来来到了乱葬冈。一个个坟头突兀在地面上,蒿草被秋风吹得沙沙作响。

“你看!”张大户向一个坟头指了指。

武松怀着惊惧的心情扑了过去。此时,正值薄暮时分,天空布满了暗红色的彩霞,象一片涂上去的血迹。武松立即抱着墓碑,跪在地上,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哥哥,哥哥啊——,你果真死了吗?”这悲恸的痛哭声震动得大地都在摇晃。

张大户趁机把武松骑的快马拴在坟头的一棵小树上。马匹劳累了一天,贪婪地低头啃噬墓地上的蓑草。张大户默默肃立一旁,等着武松的盘问。

自从败到西门庆手里以后,张大户一直卧病在床,但他耿耿于怀,伺机报复。可又苦于没有办法。西门庆上交黄门太师,中结巡抚御史,下联帮闲泼皮。(本回玉莲向金莲揭西门庆的底也如此说。从人物语言应个性化的要求看,在此处说出更妥。)与他较量,真是如同以卵击石。张大户时常恨自己,只顾经商发

第十八回

财，而没有步入仕途，以致在官府无根。遇上西门庆这样的横棍，就没办法对付了。打了一场官司，又把家财折去一半。正在长吁短叹，一筹莫展之际，忽听见朝廷要赦免罪犯，早已黯淡下去的目光突然明亮了起来，显得炯炯有神。他想：这次报仇的人来了！便天天等在北门，专等武松归来。（张大户摆“迷魂阵”未能击败西门庆，又生“借刀杀人”之计。）不想果然把他等来了，真是苍天相助！张大户在武松的悲恸中心里不免暗暗高兴。

武松哭了一顿，便向张大户问道：“张老爷，我哥是怎么死的？请能告诉我。”他对张大户不再象先前那样强硬了，反而有几分感激。

“唉！”张大户装模作样地挤出了两滴眼泪，说道：“从你走后，西门庆就闯到你家去了。”

武松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就是提刑所的西门庆吗？”武松记得在衙门里当巡捕都头时，听说过这个名字。

“不是他又是谁呢？他闯进你哥的家，很快就与你嫂子潘金莲勾搭上了。”

“啊——”武松大叫一声，说：“可恨。”

“他觉得你哥哥碍他们的事，便起了杀心。他指使家人乘你哥哥从夜市回来之机，在小巷里把他毒打了一顿。回到家后，五六天你哥就死去了。唉，多么老实的人儿，竟无辜地死去了……”

武松通地向地上一播，骂道：“看我不杀了这厮！”

张大户说：“你哥曾是我的义子，你嫂是我的养女，他们的婚姻是我撮合的。这些，上次你已经清楚了。看在这份上，对你哥哥的事我不能不管，于是，我打发家人顺安去帮助你嫂嫂

料理丧事。你哥哥的丧事也都是我发送的，不信你可以去打问打问。但我不能让你嫂子落在西门庆手里。这个人太坏了。他家已有一妻三妾，在外边又包占着妓女，却又专门调占他人之妻。你嫂子跟上这样的人，不是自投陷井吗？可是，我又不能没有证据就去报官。俗话说：捉贼见赃，捉奸见双。一天晚上，我便带着四个家人，去捉拿他们。谁知，他在街道上埋伏了人马，不但没有捉到他，反而被他毒打了一顿。这条腿就是那厮打伤的……于是，这才经了官。可他与刘知县是知交，刘知县因为他与京都的蔡太师有来往，巴结他。西门庆又使了银两，结果大堂之上，西门庆反诬是我指使人打你哥哥，企图霸占你嫂的！你说多么荒唐，多么可气？知县当下就要判我死罪，多亏了我的一个家人叫凌保顺的，看不过去，把所谓的罪责都揽过去了，才保全了我的性命……”

“刘知县这狗官，我也不能轻饶他！”武松咬牙切齿地说。想起过去的冤枉，新仇旧仇一起涌上心头。

张大户突然哭起来，指着武大郎旁边的一座坟头，说：“我可怜的保顺，你死得好冤哪……”

武松一看墓碑，上面果然写着“凌保顺之墓”，落款是“张开源敬立”。武松哪有不信之理？他扑通给张大户跪下来，磕了三个响头，说：“小人给老爷谢恩。”

张大户连忙把武松拉起来，说：“咱们是一家人，怎么说两家话呢？眼下最要紧的是报仇。你来了，我就有了依靠了。走，咱快去衙门告状去！”

“屁！告状能告赢吗？刘知县与西门庆穿着连裆裤，到头来受苦的还是我们。不但报不了仇，反而被他们害了。”

第十八回

张大户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但他却装着毫无办法的样子，说：“照你说，这深仇大恨就这么了了？你可对得起你死去的长兄吗？”

武松叫道：“我去亲手宰了他们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，逼到这个份上，顾不了许多了！”

“武都头，西门庆该杀，知县该杀，对潘金莲你要刀下留情啊！她是受欺骗了……”

“我知道怎么办。”

武松“呀呀”叫着，早窜出了几步，说：“给我哥哥报仇雪恨去也——”

张大户在身后叫道：“武都头，骑上马吧。”

武松头也不回，说：“先拴在这儿，我一会用得着它！”

张大户眼见着武松匆匆奔上大道，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狞笑……

夜饭刚过，知县正在室内吃茶，忽听院外通的一声，好象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，正疑惑之间房门开了，进来一个彪大汉。

“狗官，认识我吗？”

刘知县早已心惊肉跳，及至看清来人的面孔，更加魂飞魄散了。

“武……武……都……头……”他浑身筛糠，连话也说不成了。别看这刘知县在公堂之上威风凛凛，那只是因为众衙役助威，一旦独身一人，便是无能的草包。他本是科举出